

## 《百年奧運探索系列》男排篇

### 決勝局首度採得球即得分 主力攻擊手 勝負關鍵

記者 許瑞瑜／特稿

●後排攻擊成為得分之額，決勝局首度採得球即得分制，並取消得分上限，使主力攻擊手重要性更加凸顯，是本屆奧運男排賽兩大特色。兩大冷門則為荷蘭在驚濤駭浪中以3：2氣走奪冠大熱門義大利，以及南斯拉夫奪得首面奧運男排賽獎牌。

國際排壇競爭激烈風起雲湧，為使球速更快、球風更多變，以提高對手防守的難度，各種戰術不斷推陳出新，而打點多、球質重的後排攻擊在經過一段試煉期後，已在本屆奧運男排賽普遍被應用，成為各隊得分之額。

再者，本屆奧運排賽決勝局首度取消發球權及「丟土」後的得分上限，在得球即得分的情況下，比賽節奏相當快，臨場穩定性以及隊中靈魂人物能發揮一槓定江山的作用，成為勝負的關鍵，凸顯主攻手在生死存亡關頭的重要性。

在世界男排聯賽勇奪五金一銀一銅，兩度登上世界男排錦標賽冠軍寶座，並在九五年世界男排賽封王的義大利，志在尋求世界男排四大賽大滿貫，陣中擁有「戰神」吉亞尼、伯納迪及巴瓦藍塔等世界級球星，是賽前最熱門的奪冠勁旅。

孰料義大利在一路過關斬將闖進決賽圈，眼看金杯近在咫尺之際，竟以2：3栽在荷蘭手下，讓荷蘭摘下首座奧運金杯，想完成大滿貫美夢至少得再等四年。這也是荷蘭繼今年世界男排聯賽由第十二名躍居冠軍後，再一次讓專家跌破眼鏡。

另一個「冷門製造機」是南斯拉夫，八〇年排名第六的南國二度在奧運亮相，該隊成軍不到兩年且隊長缺陣，進入前四已是異數，沒想到該隊竟能以3：1力克俄羅斯摘銅，奪得該國史上首面奧運男排賽獎牌，是大家所始料未及的。

## 《讀者意見》

### 接近完美 更上層樓

●中華奧運代表隊在女單桌球勇奪銀牌一面，國人欣慰之餘不免尚有認為此面銀牌本土成色不足，甚或質疑鉅額獎金之頒贈有失立法原意云云。衡諸往後，歸化選手代表奪牌之爭議恐將不斷，筆者試以陳靜為例，略述己意。

首先，我們要了解，頒獎給陳靜並不是因為她「起義來歸」，而且打敗了共產黨，而是她得了銀牌。

換一個角度來分析會更清楚：設若陳靜奪金，大陸選手未能在桌球項目奪得任何金牌，我們還會不會認為這面獎牌獎金頒得不值？顯而易見或陳靜的功力完全得力於台灣的改造。桌球獎牌幾被大陸囊括只能說大陸的桌球整體實力進步更大、更迅速。

再者，我們訂了鼓勵大陸傑出運動員來台辦法，除了能代表台灣在國際比賽得獎給予實質獎

勵，無非希望讓本地選手能夠得到經驗傳承、技術指導，進而提升整體實力。若是光引進的選手能奪牌，其他選手依舊，我們豈不是不折不扣的體壇凱子？可是我們要記得從少棒培養到九二年成棒奪銀總共花了廿五年。我們可曾忍心責備楊傳廣、紀政、蔡溫義以及九二年棒球隊未能善盡帶動風氣，教導後進的責任？

陳靜來台之初，相信她個人及體育界已有奪牌與否衍生各項爭議的心理準備。相較之下陳靜背負的心理壓力更大、更複雜。桌壇有人譏其「不分寒暑、日夜苦練、心中只有一千萬」，吾人以為此說不僅不公平，且不入道。

技巧性運動的身心臨場穩定性相當重要，桌球又牽涉到與對手快速互動，心理因素常居勝敗重要關鍵。陳靜於冠亞軍賽後分析「第五局鄧亞萍一變球路，我就傻眼了」，我們寧願不相信這是

張崇銘

真正原因。若然，陳靜球技仍不成熟。往好的方向想：還有進步的餘地；往壞的方向想：頂尖選手竟然不能迅速適應各種球路，誠然不可原諒。

從各種資訊及比賽實況分析，陳靜是敗在心理壓力之下，教練及心理輔導員要負很大責任。

決賽局，鄧亞萍心理狀況很單純——將「海外叛徒」就地正法的決心，世界第一的信心，夠了。

反觀陳靜，在賽前一定考慮過打贏的負面影響——過去提拔、放行的恩師、領導們可能遭到的責難與牽連；昔日同場征戰夥伴的妒恨；大陸親朋遭受的排斥，所代表一方的不完全認同，甚或風言風語；……也許在比賽進行當中隱而未現，卻在關鍵的一、兩球瞬間迸發，導致一局內兵敗如山倒，也夠了。

失敗，祇證明一件事——成功的決心不夠。潛意識裡，陳靜會認為：

銀牌，雖不是最佳結局，卻是最適結局。愛護她的國人惋惜之餘也只能說：不忍苛責。

「還有得打」，代表了一個蛻變的、本土的頂尖選手再生，也代表了公元兩千年的希望，更代表了國內體育界培訓選手應將五至十年規劃（保送升學計畫）觀念調整為十至廿年規劃（準職業運動規劃）。賽後各界對此點多有論及，整體大環境朝向是可期的。

二、三十年前所有運動員都相信需要爆發力、技巧性的運動員運動生命難以超過廿五歲。現今運動醫學的進步及一批批奧運老将證明，運動員的巔峰狀態可向上修正為卅—卅五歲。對陳靜而言，還清了所有的心理負債，的確還有得打。往後的困擾只是伴隨著體重增加所帶來的運動傷害如何避免、如何減輕。

所以，國人下次在球場、在街上看到陳靜，大可熱切拍拍肩膀鼓勵一下：第二名，很好！最接近完美，但還有更上一層的機會，繼續努力！